3月12日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白碉苗族乡呷咪坪村，森林消防员伍正忠（右）在轮休时与父亲一起守山林。从2020年开始，伍正忠的父亲、哥哥以及大部分亲友都加入了当地的半专业扑火队伍。每年的森林防火期，他们都会24小时在检查站轮守、巡护、瞭望。

木里防火记

程雪力 摄影报道

3月的一个周末，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的消防员程雪力带上相机，跟随相识十年的战友伍正忠踏上回家之路。在伍正忠的故乡木里，近年频发的森林火灾与火灾造成的次生灾害，让这里进入了“全民皆兵”的防火状态。而当地人的生产、生活也再次与这座山、这片森林的命运紧密缠绕。

3月15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项脚村，村民郭登英在自家院里晾晒羊肚菌。泥石流冲走了她家的部分房屋和生长了30多年的花椒树，当地这几年引进的羊肚菌栽培周期短、收益快，逐渐成为项脚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3月15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项脚村，王沙习、王祝马夫妇在泥石流后重建家园。

3月15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林区，项脚乡的民兵们正在给参与修建防火通道的拖拉机补充油料。这里海拔约3200米，远处可以看到雪山的轮廓。

3月16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林区，护林组组长兰正林在林区内巡护。

3月15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林区，60岁的瞭望员胡长保在山顶的瞭望塔前观察火情。他所值守的瞭望塔海拔3200米，他常常一待就是半个多月，吃住都在山上。

3月15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项脚村，消防员伍正忠坐在一棵桃树旁。

3月14日，木里县香格里拉湖防火检查站附近，00后消防员张海云（左）与父亲张红松。张红松是木里县林业和草原局第一林场康坞管护站的护林员，在这里已经值守了24年。

3月11日，木里县项脚蒙古族乡林区，两年前的木里“3·28”火灾后，部分山体上还覆盖着烧焦的枯木，有的地方则长出了新树。

到达木里县城时天色已晚，街上的饭馆大多打烊了，战友伍正忠是土生土长的木里人，他带我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米粉店。灯光昏暗的店里没顾客，只有一个小男孩拿着本子像在背诵唐诗宋词。我们走近，才听清楚他背的是“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”。他说，第二天上课前，老师要对班上所有学生进行防火知识测验。

我对眼前这一幕感到有些不真实，伍正忠却觉得我大惊小怪。木里这个带着“木”字的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，土地面积为1.3万平方公里，是全国森林蓄积量最大的县。其森林覆盖率达67.3%，活立木资源占四川省的6%、全国的0.7%。然而近年来，森林火灾的风险却随时挑战着这个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，让木里不得不“全民皆兵，人人护林”。

我和伍正忠都是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的消防员，我平时叫他老伍。他在成都工作了十几年，已经能落户了，可却在3年前申请调回故乡木里。老伍说，比起成都的繁华，他更喜欢木里的山和人。

从木里县城到老伍家所在的白碉苗族乡呷咪坪村需要3小时车程。这里的防火比防疫更严，其间经过3个检查站，防疫健康码只需扫1次，而扫“防火码”和实名登记则需要3次。

路上的风很大，把两旁的树吹得呜呜作响，路边的护林防火旗帜也在急速抖动，像一个个急促的哨音不停地警示着行人。相比县城里“护林防火、人人有责”的口号，乡间“火灾是森林的杀手，谁放火谁坐牢”的标语更有震慑力。

车子开到项脚蒙古族乡项脚村时，因道路泥泞停了下来，我们只好徒步前行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既熟悉又陌生：遍地都是碎石和泥沙，一台挖掘机轰轰作响，是村民们正在重建农地、重修水渠。

2020年3月28日，凉山州木里县乔瓦镇锄头湾村与项脚乡项脚村交界处发生森林火灾，四面的山火向项脚村烧来，我们扑救了整整10天才守住这座村庄。山火之后，这里连续两年出现特大山洪泥石流，村子里一半以上的房屋和主要经济作物花椒树都被卷走了。

经历了那场山火后，47岁的村民郭登英成为项脚村的巡山员。现在村里实行“十户联保”的防火制度，村口的10户人家负责村庄左右两侧的山林，其他人家负责村庄后山的山林，相互监督、共同协作，每10天轮换一次，轮到自家巡山时几乎就没时间做农活了。最近，郭登英每天都要在路口检查火源，并在一旁放两桶水，遇有火警就及时向“联保”的保长报告。只要在森林防火期里不发生火灾，每户人家有1000元补助。

现在的项脚乡，山下有设卡点、山中有前置点、山上有瞭望哨，重要林区还修了许多能直接通到山顶的防火通道。这是10年前我在木里当消防员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木里着火，我和战友们坐了一天一夜的车，下车后又徒步走了两天才接近火场。当下的这些防火通道至少缩短了一半的爬山时间。

车子翻过项脚蒙古族乡的最后一座大山，来到海拔3600多米的白碉苗族乡麦架坪防火检查站。过了这里，不远就能看到老伍的老家呷咪坪村。这里虽然坐落在雅砻江畔、依山傍水，但海拔高、环境苦，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花椒、畜牧。

前些年休假回家，老伍常常看到父母起早贪黑地在庄稼地里忙活。2020年开始，老伍的父亲、哥哥以及大部分亲友都加入了当地的半专业扑火队伍。每年的1月到6月是森林防火期，他们需要24小时在检查站轮守、巡护、瞭望。一旦山火袭来，他们则与消防员一同奋战在扑火前线。到了下半年，他们的角色就转换为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队员，每人每年的收入加起来能有3万元。

老伍家是彝族，家人们聊天时，经常在普通话与彝语之间转换。老伍总在关心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，而父亲和哥哥也会不时询问老伍使用灭火机、水泵、油锯以及搭建消防水池的问题。对于这些提问，老伍早已习以为常。像他这样的凉山本地人，能为乡亲们精准解答防灭火相关专业问题的消防员，在凉山森林消防支队有153名。每年寒暑假开学时，他们都会联合当地应急管理局、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深入各地中小学，为学生们讲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的“开学第一课”，影响每一个孩子、带动每一个家庭参与到护林防火当中去。

3月18日，我们从山里回到木里森林消防大队后，老伍和战友们在院子里打起了篮球。正激烈拼抢时，有人看到一股烟突然从对面的山上冒出。“着火了！”“快换灭火服！”警觉的声音立刻响起。大约30秒后，一朵云彩从山尖上升了起来，原来那只是一朵像烟的云而已。